

校正句  
白香山詩集

藝鄉署

唐白醉吟先生著

白香山詩集

丹陽林凌蟄卿題



定價  
中紙二元五角  
元

中華民國十三季

甲子仲春上海父

齊書居據一隅草

堂原本校正石印

余好為詩尤喜讀古人書嘗以為詩者載道之文言若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  
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余合因愛讀其詩不輒乃知公  
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公為左拾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而足皆  
人所難言嘗殿中面對情辭切至論執強梗憲宗未喻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云云賴絳救免噫公真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與而或徒以詩人目之豈  
知公者哉公嘗與元稹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  
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又曰今僕之詩  
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則公之立言載道  
為何如而豈屑屑嘲風雪弄花草以矜豔麗於雕章者比哉故余嘗讀公諷諭詩見  
兼濟之志焉讀公閒適詩見獨善之義焉此公所以進退出處無往而不自得也令  
香山集徧天下顧俗本多訛謬失其舊於是注西亭氏重編訂而梓之既歲事請序  
於余余惟公之賢史載之公詩之美元序詳之余能益一語乎哉惟願世之好為詩  
如余者得公兼濟獨善之志而師之以進於道則於六義也幾矣康熙癸未且月商

丘宋榮撰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續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為之序復為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沒汲焉或疑公曠遠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邇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俸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詠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謗因彷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既鏤板以行余聞常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於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為年譜而不編年疏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幾望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七十有

昔人謂大歷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之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杜之正蓋各得其一體而造乎其極者故夫貫穿終韻操縱格律肆成排比終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公自后山安斥昌黎已非通論至香山詩辭旨雖主於暢達要自刻意陶冶而出之使人不復能尋其斤斲之迹當時尤多好之者方牛李之隙贊皇且憾及香山每東其詩不覩劉賓客以為言則曰見便令人愛將回吾心矣憾之者猶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嗚呼豈非盛陵所謂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謬指淺率不經意語為白體甚者且拾東坡誅友之辭至以輕俗同譏抑又過矣今海內風雅駿起唐集舊本先後流布注韓集凡五百百家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掃無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當辟如營丘濬壑則日求增拓為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嘆但能考星宿於圖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無所窺見竊嘗習聞於先生長者之言既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誤若目之塵翳當去務復其舊而已世之好公詩者必將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歛汪立名序

凡例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內各體詩三十七卷凡二千八百餘首此外猶有集中遺漏者可謂富矣乃宋元以來殊未見有詩集單行槧本宋祁曰居易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公與元九書反覆千餘言以自道其詩之所得力而文章頗略焉則公之自許者已有定論舉其所長不嫌略也

新唐書藝文志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按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稹勘定訖長慶二年冬合五十卷以成於長慶四年明年改元寶歷故得名亦猶之乎前集中集云爾元序其在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徵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令莫辨良不可解白集相傳以郭武定本為最海虞馮定遠猶謂已失次第則其他可知春明退朝錄云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為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廣道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一本寄藏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背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摹板無異而文獻通考入云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矣竝亡可考

郡齋讀書志長慶集七十一卷晁子止曰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七三卷按此亦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今集後無此詩然則今本之七十一卷又非復晁氏所論之舊矣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後有補遺元刻既跋漫鷄白集以附行耳往往前後紊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為甚目與卷不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含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扭為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舛謬未易枚數今悉從各本校正

唐音丁籛載白詩全集鹽官胡氏曰集中詩三十七卷前後為例不一難以彙編今通照後集分體仍備注以存其舊凡編五古二十卷七古二卷新樂府二卷長短句一卷五律五卷五排六卷七律九卷半律七排合一卷五絕一卷七絕七卷合五十四卷謬戾雖稍減於馬錢二本然分體太瑣遂有一題之詩而割裂各卷者且其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蓋白詩歲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本

於三年詩亦注前集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十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古人詩多以地名如蘇州柳州樊川丁卯類然今長慶集後集既各自為卷而仍統之曰白香山詩集從其歸老之地也

是集依胡本分前後集各本雖不另分二集然竝載後序於二十一卷之首且二十卷以上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凡四類以類次卷各以年為先後二十一卷以下則但分格律又互有間斷而獨不雜入長慶三年以前詩是後集之起於二十一卷明矣顧前集八卷及二十卷卷末及雜長慶三年詩者要亦有故嘗考元序與公自序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各以詩文編次舊本既亡今本既編文彙於三十七卷後中間取足卷尾未免移補遂失其舊如曲江感秋詩序云元和二年三年四年皆有曲江感秋詩編在第七集卷今本第七卷盡江州詩而所謂第七集卷者皆莫可考西溪叢語云白樂天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今本此詩在二十一卷可見宋本尚各集詩文次卷未嘗截然列文於後此非分并之明驗乎今編長慶集二十卷分類仍之後集十七卷各本僅分格律亦仍之合三十七卷公集本有續後集散失難稽其亡據者不敢臆分也

集內應制諸詩及試作皆別附卷有列賦後者有列制誥後者本不在三十七卷內  
蓋唐人多以此另為一體也集後又有謠吟歌篇等作文苑英華唐文粹皆入詩選  
從之都為別集一卷

今本遺漏詩甚多他不具論即韋縠才調集所選且有未備者乃從各本蒐輯次為  
自集補遺二卷合前後別集凡四十卷

公生平事略見於新舊唐書其中亦互有詳略第新書多假借字語攻本事反以辭  
晦而年月先後亦不甚詳今備載舊書仍參考異同為一卷

宋錢吳蜀本各有年譜一卷今可考者惟唐詩紀事中寥寥數行不編年而多紕繆  
丁錢自謂得虞山宋本校刻然年譜亦多襲紀事之誤而文加略焉似未見宋譜者  
蓋舊本之亡久矣竊不自揆參考志傳旁證諸家次為年譜一卷不過約略其出處  
先後之大槩俾讀公詩者雖編次失舊猶得按歲月以考之耳

詩中箋釋皆原注間有增入者則為按字以別之但就本詩之可考者而已不復蔓  
引他書妄託箋注自惟淺陋不足以注古人詩而公詩亦非操檣餌釣所能摸索也  
集中字句之訛悉從諸本校對家塾數種以外復假證於吳中舊家藏書有萬闇堂  
校改本葛溪草堂本最後又得憩閒堂所藏泰興李侍御依宋刻手校本聚本不一

自多互異若銀根亥豕鑿然譌繆抹改固不待言其或意義可通原屬疑似則注一作某字於其下以存其舊

唐宋詩話或因事揚扢引類旁通或考據時地頗足鼓吹風雅今竝采錄本詩之後又考公集中記序等作凡時事相涉詩文互見者亦因詩附載吟諷之下既挹春華兼登秋實也

古人引用諸書必詳根柢出處嘉隆以後此風邈矣是集采用凡一百二十餘家各標原書名目其有邪說流傳不根已甚者亦間為折衷駁正既卒業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探梅西山因過草堂留話竟日疑難相質多所發明既歸復以藏弆鈔本郵寄廣所未備先生每及表章古人輒津津娓娓商榷忘倦衣被後學之功不敢忘也

是集緣起本以案頭俗本訛誤偶有考正日注行間漸采小史詩話筆記一二積之窮年不覺盈卷北還杜門重加編訂時家姪陸父泰來讀書小園相與晨夕謬謂此本能洗俗本無穢從臾割劙因為予讎校字畫襄成之雅固得附書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白氏文集自記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按各本後序。列二十一年之首者。乃序長慶三年。至太和二年。六載之詩。尚未及洛中。諸作。似非二十卷之序也。今姑仍之。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按文獻通考云。續後集亡失三卷。今本僅七十一卷。是又去一卷矣。前後七十五卷。詩筆老學卷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唐人仍之。亦稱詩韓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按今本七十一卷。凡三千六百八十八首。約古失詩文一百十餘首。然此成六十卷。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有記。記作於會昌五年。公七十四歲。明年八月始平。集中如六年春。又自詠老內。是公集又不止於七十五卷矣。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太和九年夏。勒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開成元年。為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首。有記。一本付姪龜郎。太和九年夏。勒一本付外孫談闇童。各藏於家。傳於後。此二本亡考。按公自為墓志云。前後著文集七卷。合三十七百二十首。墓志作於記前。故未及七十五卷。二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疑即指記中所云。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集中有因繼集序。劉白唱和集五卷。集中有劉白唱和集解。洛下賞宴集十卷。集中有洛中詩序。又有洛中集記。始於太和三年春。其文盡在大集錄出。別行於時。若集說於開成五年。凡十有二年。以上皆詩集也。內無而假名流傳者。此指七十五卷之外而記。皆繆為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舊唐書本傳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錦。歷酸棗鞏二縣令。錦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巳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巳宗人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城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泗濱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錦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邦。今為下邦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吳人顧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登科記作貞元十六年。高郢下及第第四人。新晝但稱貞元中而不序云。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然則十四年。高郢猶未領貢舉事也。舊書作十四年。蓋據元序及公與元九書二十七歲之語。然元序云。二十七舉進士舉者在春官試之先一年。公與元九書云。二十七方從鄉試。尚未舉進士也。公二十七為貞元十四年。今遂云十四年就試禮部。是二十六舉進士就鄉試矣。亦與書序語不合。總之數目字傳寫易誤。不編年以考之。多相仍繆耳。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艷。尤精於詩筆。自譽校至結綬。

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歲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新書調蠶屋尉。月中召入。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維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諫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諭。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宜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淳。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餚。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媿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

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  
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僅陛下言動之隙。詔令之間。小有嗣遺。稍闢損益。臣必  
密陳所見。潛獻所識。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  
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新書四年。人子以是甚。下詔有所觸。除史房居易。人憲宗。頃未。是時子瞻入朝。以歌舞入內禁中。或言。魯公。王叔以歌舞。安坐。告易以為不知。歸之。無令。頃得歸曲天子。居易與河南元稹  
相善。同年登制舉。按。元稹。進士。已與居易同年。奇微之。百徵。前注云。貞元中。舉人。同登科第。俱授校書郎。始相識也。是不獨制舉同年矣。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  
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頃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  
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  
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  
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  
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  
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  
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然外議喧嘵。皆以  
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

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治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極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步。李錡果死。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新書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宜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謗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殷林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殷林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第